

亨利·菲尔丁著

約瑟夫·安法魯斯的經歷

新文藝出版社

亨利·菲尔丁

約瑟夫·安德魯斯的經歷

王仲年譯

新文藝出版社

• 1957 •

Henry Fielding

The History of the Adventures of Joseph
Andrews, And of his friend Mr. Abraham Adams

根据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49 年版本

約瑟夫·安德魯斯的經歷

亨利·菲尔丁著

王仲年譯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11 号

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306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2 1/8 插頁 1 字數 267,000

(原平明版印 3,000 冊)

1957 年 3 月新 1 版

195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6)1.3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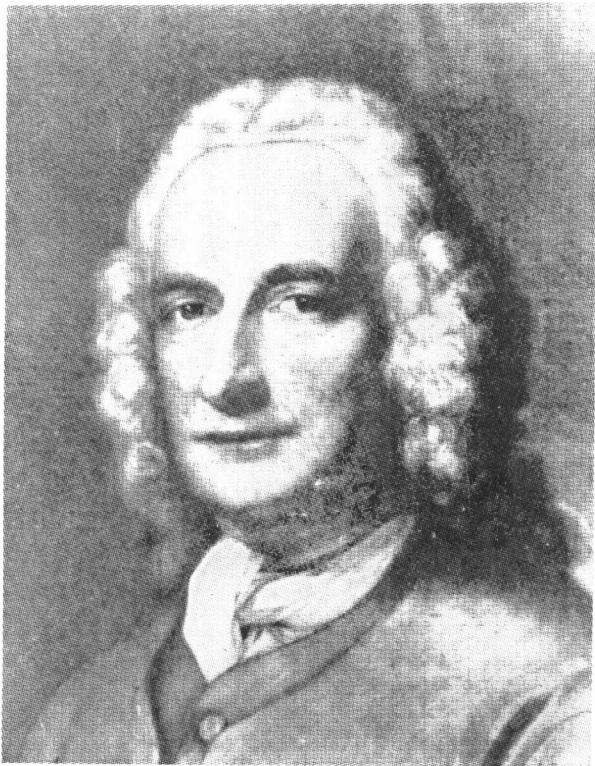
内 容 提 要

本書是英國启蒙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菲尔丁的第一部小說。作者本来打算写來嘲笑理查遜的劝善式小說“巴攻拉”，結果他的成就远超出原来的企图。

安德魯斯是巴攻拉的弟弟，在一个貴族地主家里充当仆役，不受女主人的誘惑，終于出走，作者通过他在流浪生活中的种种遭遇，真实地反映了十八世紀的英國社会情况，辛辣而銳利地諷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庸俗丑惡和庸俗的风尚。

作者在本書中还創造了一个典型人物亞当姆斯牧师。他痛恨一切邪恶的人物和不合理的現象，坚持为真理而斗争，由于他正直热心的帮助，安德魯斯終于能和他的情人幸福地結合。

CAH03/02



亨利·菲尔丁

原序

普通的英國讀者，對於傳奇的看法，可能跟這些小冊子^①的作者不同；從而指望在這本書裏發現一些找不到的，作者根本不打算給他的消遣；我認為應當先把這類作品簡略的交代一下，因為據我記憶所及，到目前為止，我國文學中還沒有人嘗試過。

史詩跟戲劇一樣，也分爲悲劇和喜劇兩類。史詩的鼻祖荷馬，在兩方面都爲我們示了範例，雖然後面的一種已經完全散佚了^②；亞里斯多德告訴我們，它和喜劇的關係正如伊里亞特和悲劇的關係一樣。我們在古代作家中再也找不出相似的例子，或許就由於這個偉大範例的失傳，如果它留傳下來的話，一定會有摹仿的人，正如這個大名家的其他詩篇有人摹仿一樣。

再說，這種詩篇既然可以成爲悲劇或者喜劇，我就毫不猶豫地說它也可以用韻文或者散文來表達；因爲它雖然缺少批評家認爲是史詩要素之一的韻律，然而，當任何作品包涵了史詩所有的別的成分，例如結構、情節、人物、情操、措辭，而只缺韻律的時候，我想它仍舊可以稱爲史詩，因爲批評家至少沒有把它列入任何別的項目之下，或者給它單獨取一個名稱。

① 原註：約瑟夫·安德魯斯原分兩冊十二開本出版。

② 指古希臘喜劇詩《荷馬》(Homer)。亞里斯多德認爲它是荷馬所著，爲舞臺喜劇的胚芽，詳見本書三卷二章十三節。

因此在我看來，甘伯萊大主教的德蘭姆克斯^①跟荷馬的奧德賽一樣，也屬於史詩一類。其實，給它取的名稱，如果跟那類只有一個差別的文章的名稱相同，而不把它和別的毫無共同之點的東西混為一談，倒是比較合理，更其公道。那些卷帙繁多、統稱傳奇的著作，像克麗里亞、克麗奧巴屈拉、艾絲屈蓄

亞、喀姍特拉、大雪路斯^②以及諸如此類不可勝數的書籍，我認為是既少教育的地方，又無消遣的作用。一部滑稽的傳奇是一部散文的喜劇史詩；它跟喜劇有所區別，正如嚴肅的史詩跟悲劇不同；它的的情節比較廣泛綿密，它包涵的細節五花八門，介紹的人物形形色色。它跟嚴肅的傳奇不同的地方在於結構和情節：一方面是莊重而嚴肅，另一方面輕鬆而可笑；它在人物上的區別是介紹了下層社會的角色，因而也介紹了下層社會的風習；反之，嚴肅的傳奇給我們看到的都是最上等的人物。最後，在情操和措辭方面，它採取的不是高深的，而是戲謔取笑的方式。在措辭上，我以為有時候大可以運用遊戲文章；本書將有許多這一類例子，譬如交鋒接仗的描述，以及某些別的地方，也不必向清雅的讀者指出了；那些諧謔^③或者遊戲文章主要是給消閒解悶的。

但是，我們在措辭方面有時候雖然採用了這種方式，我們在情操和人物方面卻小心地避免了；因

① 甘伯萊大主教即法國大主教、作家范朗（François Fénelon，一六五一—一七一五），德蘭姆克斯（Telemachus）是范朗續荷馬的《奧德賽》而寫的小說，它抨擊了路易十四政權，主張以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代替專制制度。

② 克麗里亞（Clelia）、克麗奧巴屈拉（Cleopatra）、艾絲屈蓄亞（Astraea）、喀姍特拉（Cassandra）、大雪路斯（Iphigénie）；以上諸書均為十七世紀法國沙龍派作家的著作，以文筆造作怪異為特色。

③ 諧謔（parodies）：西洋詩法的一種，以諷謔的詩句和歪曲的筆調，摹擬別人的作品。

爲除了遊戲文章之外，這種方式是不足爲訓的，而本書並不打算作爲遊戲文章。說真的，沒有兩種體裁能比喜劇作品和遊戲文章那麼截然不同的；因爲後者一貫表現了各種怪異的、不自然的事物。我們從中得到的樂趣，如果檢查一下，是由於它的驚人的荒誕，譬如把最上層的社會風習歸諸最下層的人身上，或者反過來；所以，在前者，我們始終應該嚴格地局限於描寫自然，把自然摹仿得恰到好處，才能把愉快的情緒提煉出來，傳達給會心的讀者。一個喜劇作家之所以最不應該遠離自然，可能有個理由，因爲一個嚴肅的詩人並不一定碰得上顯赫的大人先生，而實際的生活到處都給一個精到的觀察者提供了荒唐可笑的事情。

關於遊戲文章，我提出了這點兒意見，因爲我往往聽到，由於著者有時候只在措辭上採用了它，這個名稱就給加在那些其實是喜劇一類的作品上；作爲詩歌的外衣，它好像人們的衣衫一樣，在俗人心目中成了確定內容的特徵（詩歌的外衣是什麼，通篇的內容便是什麼，一個人的衣衫是什麼，他的整個人品便是什麼），其實突出見長的地方根本沒被考慮到。但是，按理說，如果體裁雖然帶有某種程度的詼諧，而人物和情操卻完全根據自然，那種情形決不能作爲構成遊戲文章的理由，正如辭藻虛浮華麗，而其他一切卻卑鄙醜陋，這種作品就不能具有真正卓越的名稱。

我發現夏甫茲柏雷勳爵◎對於純粹的遊戲文章的見解跟我的意見相同，他說，古人的著作中找出那一類的東西。但是我或許不像他那麼表示厭惡：並不是因爲我這一類的著作在舞臺上小有成

◎ 夏甫茲柏雷勳爵 (Lord Shaftesbury 一六七一——一七一三)；原名柯柏 (Anthony Ashley Cooper)，英國散文作家，十八世紀倫理哲學派的創始人。拜爾丁引的是他的「幽默的自由」一文。

就⁽¹⁾，而是因為它比任何東西更能引起無限的歡笑；這些歡笑很可能是心靈的良藥，有助於破愁解悶，化除不愉快的心情。功效之大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不但如此，我要請大家判斷一下，看客舒舒服服的享受了兩三個鐘頭的這一類的娛樂之後，比較鬱鬱不樂的看了一場悲劇或者聽了一次嚴肅的講演，是不是感覺愉快和仁愛得多。

現在用另一門學問來說明一下，我們或許可以更清楚、更明白地看到這個區別。我們把滑稽的歷史畫和意大利人所謂的諷刺畫比較一下，我們可以看出前者的真正優點在於極正確地模寫了自然，明眼人立刻可以擯斥任何誇張過甚的東西，或者把神母⁽²⁾面貌畫得破格的地方。反過來說，在諷刺畫上，我們允許一切自由放縱。它的目的是表現怪物，不是表現人類，不論歪曲誤解也罷，言過其實也罷，都在它的正當範圍之內。

繪畫中的諷刺畫相當於寫作中的遊戲文章，同樣地，喜劇作家和畫家之間是有相互關係的。這兒我得聲明，在諷刺畫中，畫家似乎是有利的；在滑稽文章中，作家是完全有利的，因為描寫怪異的東西時，繪畫比寫作容易，而描寫荒唐可笑的東西時，寫作又比繪畫容易了。

荒唐可笑的東西，不論在繪畫或寫作，雖則不像怪異的東西那麼強烈地使人心驚肉跳，然而我想我們得承認，它給予我們的愉快是比較合理而有益的。如果有人把那位獨具匠心的何格斯⁽³⁾叫作該

① 作者於一七三〇——三一年間寫了兩部非常成功的諷刺劇：作家的笑劇和湯姆·森姆（Author's Farce and Tom Thumb），後者一稱悲劇中的悲劇，在倫敦新劇院連演四十夜。

② 神母（Alma mater）：意思是『撫養之母』，在古羅馬是女神的名稱，尤指司五穀的女神（Ceres）。

諧的畫家，依我看來，那種說法未免太辱沒了他。因為在畫布上把一個人的鼻子或者別的部分畫得荒謬醜惡，把他的姿態畫得怪誕可笑，比起在畫布上表現人類的疾病要容易得多，更談不上令人欽佩。一般人認為形容畫家筆下的人物『活靈活現』，已經是了不起的稱頌；如果說他們『好像正在思索』，是不是更大更高貴的讚美呢？

我們回到正題上來吧——我在上面已經提過，這部作品的範圍只以荒唐可笑為限。——把這個詞兒解釋一番，讀者該不會認為無關緊要，因為它多麼容易被人誤會，甚至自認為長於此道的作者也往往誤會了。我們許多嘲笑十惡不赦的壞事的嘗試，甚至許多嘲笑可怕的災禍的嘗試，豈不是都出於這種誤會嗎？還有哪個作家比尼羅^④喜劇，包括劈開他娘肚子的有趣插曲的作家更其荒唐的嗎？還有比嘲弄貧窮困苦的企圖更不近人情的嗎？然而，讀者不需要多大的學問就能想出這一類的事例。

再說，亞里斯多德那麼愛好定義，隨意解釋，卻沒有想到給『荒唐可笑』下個界說，似乎是奇怪的事。不錯，他告訴我們『荒唐可笑』適用於喜劇的時候，曾經指出，卑鄙奸惡的事情不是喜劇的宗旨；但是據我記憶所及，他並沒有明確地指出它的宗旨是什麼。貝里介德神甫^⑤在這個題目上寫過一篇論文，雖然為我們指出了許多種類，可是從沒追溯到它的根源。

依我的看法，真正的『荒唐可笑』的來源只是矯揉造作。雖然它只出於一個來源，當我們想到這

◎ 英國十七、十八世紀時的著名畫家，詳見本書三卷六章。

④ 尼羅(G. Claudius Nero 公元三七一—六八)「羅馬暴君」為了要看『特洛起火時是什麼樣子』，曾縱火焚燒羅馬城。

⑤ 貝里介德神甫 Jean-Baptiste Morvan de Bellegarde (六四八—一七二四) 法國不甚著名的文人。

個來源分成了數不盡的支流時，它給觀察者所提供的豐富的材料，就不至於叫我們驚嘆了。產生矯揉造作的原因有二：不是虛榮，就是虛偽；因為虛榮策動我們去冒充虛妄的身份，以騙取讚美，虛偽就唆使我們用德行的外衣來掩飾我們的罪惡，以躲避譴責。這兩個原因雖則常常被人混淆（因為要辨別它們是相當困難的），由於它們的出發點截然不同，它們的作用也截然不同：說真的，因虛榮而產生的矯揉造作，比較因虛偽而產生的矯揉造作更接近真實；因為虛榮不像虛偽那樣，跟自然有着尖銳的矛盾。還應該注意的是，矯揉造作並不是絕對否定了那些偽裝的品質，所以，當它產生於虛偽的時候，它跟欺騙很相似；可是當它只產生於虛榮的時候，它的性質就近於誇示了；打個比喩說吧，一個虛榮的人假裝慷慨，比起一個貪婪的人同樣做作，顯然是有區別的；那個虛榮的人本質上雖則不是他所偽裝的那種人，也沒有他所偽裝的那種德行，不足以使人相信，然而矯揉造作對他倒不像對那個外表與内心正相反的貪婪的人那麼不相稱。

『荒唐可笑』是通過矯揉造作的發現而產生的——它總是給讀者以驚訝和快樂；出於虛偽的矯揉造作比出於虛榮的矯揉造作更能把那種情緒提高加強；因為發現一個人跟他心想偽裝的正相反，比看到一個人稍微不及他原想藉以博得聲譽的品質，使人更覺得驚訝，因而更覺得荒唐可笑。我要指出，我們的強孫①最懂得『荒唐可笑』，他寫作的題材大多用了虛偽的矯揉造作。

世上的不幸和災禍，或者生而有之的缺陷，固然可以作為嘲笑的對象，但只限於對那些矯揉造作者。毫無疑問，把醜陋、殘廢，或者貧窮本身看成『荒唐可笑』的人，心地未免太壞；我不信有誰

① 強孫 (Ben Jonson) 一五七二——一六三七)：英國詩人、劇作家。

看到一個在街上趕車的巡邏傢伙，竟會覺得好笑；如果他看到那個巡邏傢伙從一輛六馬轎車裏款段而下，或者脅下夾着帽子。○從轎子裏跳出來，那他儘可以發笑，而且笑得很在理上。同樣的，如果我們走進窮人家裏，看到他們飢寒交迫、苦惱可憐的樣子，我們決不至於哈哈大笑（除非我們喪盡天良，一無人性），可是如果爐格上不擺煤炭，反擺着鮮花，餐具架上放着空盆子空碟子，或者他們在身上、傢俱上虛有其表地裝出富麗堂皇的樣子，我們倒有理由，可以嘲笑那種莫名其妙的現象了。自然界的缺陷更不宜作為嘲笑的對象；但是碰到醜陋的人妄想爭取美麗的盛譽，殘廢的人硬要表演矯健的能耐時，儘管這些不幸的情況開頭打動了我們的惻隱之心，終究只能引起我們的嘲笑。

這個意思，詩人^①說得很透徹：

我行我素，不是錯誤，
名不副實，人人憎惡。

如果第一行的『錯誤』可以用『荒唐可笑』來代替，仍能押韻的話，那麼意思就說得更恰當了。大罪大惡固然應當受到我們的憎惡，情節較輕的錯誤固然值得我們的憐憫；但是我始終認為矯揉造作是『荒唐可笑』的唯一來源。

○ 十八世紀時髦人愛戴的可以摺疊的三角帽。

① 指英國劇作家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一六七〇——一七二九）兩行詩引自奉承的藝術（the Art of Pleasing）。

也許有人向我提出異議，說我違反了自己的原則，在這部書裏描寫了邪惡，而且是非常嚴重的邪惡。我對這句話的答覆是：第一，描述一系列的人的行為而完全避開邪惡是非常困難的。其次，這兒所能找到的邪惡，與其說是出於本性，不如說是人類的脆弱或缺點的偶然結果。第三，它們被提出來不是當作嘲笑的對象，而是當作厭惡的對象。第四，它們在當時場景中不佔主要的地位；最後，它們絕不會產生所預期的禍患。

我已經把約瑟夫·安德魯斯跟傳奇作品、遊戲文章作了這樣的區別，並且對這一類寫作隱約而簡短地作了一番交代（我不打算從長討論），我也會說過，這類寫作在我國文學裏是前所未有的；我就讓聰明的讀者以我的作品去證明我的意見，略微提一提本書的角色之後，我不再耽擱讀者的時間了。

在這兒，我鄭重聲明，我絕沒有中傷或者誹謗什麼人的意思；書中一切雖則都從自然模寫下來，沒有一個角色或動作不是從我自己的觀察和經驗中記錄下來的，我仍然十分小心地用種種不同的背景、層次和色彩把人物遮蔽起來，使人無法準確地揣測；萬一不然的話，那只能說，因為被刻劃的弱點實在微不足道，它只是當事人和別人都可以付之一笑的小疵而已。

至於亞當姆斯這個角色，在整書中最是顯眼，我認為無論什麼現有的書籍中是找不到替身的。我打算把他寫成一個十足淳樸的人物；他的善心好意既然會被忠厚的人們所稱讚，我也就希望諸位牧師先生不至於見怪；只要他們配得上神聖的職位，沒有人比我更尊敬他們的了。儘管他身經種種粗野的意外事件，他們一定會原諒我把他寫成牧師的苦衷，因為再沒有別的職位能給他那麼多的機會來表現高尚的性情了。

目 錄

原序

第一卷

約瑟夫·安德魯斯的經歷

- | | |
|-----|---|
| 第一章 | 泛論一般傳記作品，特別說起『巴致拉』；附帶提及考萊·薛勒和別人……五。 |
| 第二章 | 約瑟夫·安德魯斯先生的出身、家世、教育和優異的天份；約略提到祖先的問題…… |
| 第三章 | 副牧師亞伯拉罕·亞當姆斯先生，女僕史立蒲斯洛諾大娘，以及別的人……士 |
| 第四章 | 他們到了倫敦以後的事情…… |
| 第五章 | 湯麥斯·鮑培爵士的逝世，寡婦的深情悲切，以及約瑟夫·安德魯斯不同凡響的純潔…… |
| 第六章 | 約瑟夫·安德魯斯寫信給他的姊姊巴致拉…… |
| 第七章 | 賢人的言論。夫人和侍女的對話；用高超的筆法來頌讚，或者說得更恰當些，來諷刺愛情…… |

第八章

在一些雅致的文字之後，故事繼續發展，敘說齊夫人和約瑟夫的會

晤；後者樹立了一個我們在這邪惡的時代中休想再看到的榜樣……二六

第九章 齊夫人和史立蒲斯洛蒲大娘之間的磋商；我們預料其中有些調門

不是每一個人一看就能領悟的……二七

第十章 約瑟夫又寫了一封信；他脫離鮑培夫人 和彼得·龐斯先生等人辦

了交涉……二八

第十一章 幾件意外的新事情……二九

第十二章 約瑟夫·安德魯斯在路上遇到許多不可思議的怪事，沒有搭過驛

站馬車的人是絕難置信的……三〇

第十三章 約瑟夫在客棧養傷的情形，以及和教區牧師巴納貝斯的談話……三一

第十四章 客棧裏出了一連串的奇事……三二

第十五章 拖瓦斯太太靈和了些；好事的巴納貝斯先生和大夫怎麼要法辦強

盜；附帶談談他們和書中許多沒有提到的人為什麼那樣熱心……三三

第十六章 強盜脫逃。亞當姆斯先生的失望。兩位特殊人物的蒞臨，亞當姆

斯牧師和巴納貝斯牧師的會晤……三四

第十七章 兩個牧師和書商暢談，客棧裏一樁不幸的意外打斷了談話，引起了

拖瓦斯太太和女僕之間的一段罵街式的對白……四五

第十八章 女僕蒂蒂的生平，前章所述的全武行的起因……五六

第二卷

第一章 關於作家的分卷分章 ······ 八三

第二章 亞當姆斯先生驚人的健忘，以及它給約瑟夫帶來的不幸後果 ······ 八五

第三章 兩個律師對於一個紳士的意見，亞當姆斯先生動問掌櫃的宗教信仰 ······ 告

第四章 開奧諾拉的身世，也可以說是一個不幸被人遺棄的女子 ······ 告

第五章 旅客打尖的客棧裏發生一場翻江攪海的口角，亞當姆斯先生搞得

血漬模糊，不可開交 ······ 一三

第六章 那個不幸被人遺棄的女子的結局 ······ 三二

第七章 在這很短的一章裏，亞當姆斯牧師走了很長的路 ······ 三三

第八章 亞伯拉罕·亞當姆斯先生的名言謙謹，他老先生發表了政治上的見解 ······ 三五

第九章 那位先生大談剛毅和英勇的美德，直到一件不幸的意外事情打斷

了他的話頭 ······ 三三

第十章 上章記載的不幸事故給可憐的亞當姆斯帶來了新的災難，和那個

由於亞當姆斯打勝了強徒才保全貞節的女人的來歷 ······ 三六

第十一章 他們在治安推事那兒的情形。一章富於學問的書 ······ 三四

第十二章 本章所敘述的，無論對於書中有關的人物，或者對於善良的讀者，

都是很愉快的經歷 ······ 三五

第十三章 沉論高等人和低等人，史立浦斯洛蒲大娘一怒而去，留下亞當姆斯

和他的同伴們陷入窘迫的境況……

一毛

第十四章 亞當姆斯牧師和屈魯力勃牧師的會晤……

一毛

第十五章 亞當姆斯牧師又一次的健忘造成了意外的枝節……

一毛

第十六章 一個非常奇特的遇合，亞當姆斯先生表現了心地單純樸實而對人

一毛

情世故卻一竅不通……

一毛

第十七章 亞伯杜罕·亞當姆斯先生和店主東的談話，他們意見分歧，幾乎引起不幸的決裂，幸而一對情人及時回來挽救了危局……

一毛

第三卷

第一章 讀美傳記的小引……

一毛

第二章 一幕夜景，亞當姆斯和他的同伴碰到幾件離奇的事情……

一毛

第三章 那位先生敘述他的身世……

三毛

第四章 威爾遜先生的生活狀況。一條狗的悲慘遭遇，以及其他重大的事情……

二毛

第五章 亞伯拉罕·亞當姆斯先生和約瑟夫在路上展開的關於學校的辯論，

三毛

以及兩人都覺得稱心的發現……

四毛

第六章 約瑟夫·安德魯斯關於道德的意見，狩獵的禱禱，亞當姆斯牧師奇

蹟般地幸免於難

五毛